



〔英〕查尔斯·威廉斯★著
王鹏★译

最新版修订本

戴高乐

A BIOGRAPHY OF DE GAULLE

世界上最经典的戴高乐传记版本
英国知名学者查尔斯·威廉斯代表作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英〕查尔斯·威廉斯★著
王鹏★译

戴高乐

A BIOGRAPHY OF DE GAULLE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戴高乐/[英] 威廉斯著; 王鹏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5.12
ISBN 978-7-80173-441-9

I. 戴… II. ①威…②王… III. 戴高乐, C.A.J.M (1890~1970) —生平事迹
IV. K834.65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5208 号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01-2005-2461 号

THE LAST GREAT FRENCHMAN; A LIFE OF GENERAL DE GAULLE
by CHARLES WILLIAMS

Copyright: ©1993 by CHARLES WILLIAM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IME WARNER BOOK GROUP 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6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戴高乐

作 者	[英] 查尔斯·威廉斯
译 者	王 鹏
责任编辑	韦尔立
策划编辑	李治威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6 开 24.25 印张 3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2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441-9
定 价	34.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作者序

在我看来,大概是一种浪漫主义情结最终促使我决定创作一部戴高乐将军的传记。越是翻看有关资料,我就越是有这样一种感觉,中世纪的民谣歌手肯定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更早的时间、以另外一种情境完成这部作品。主人公出身卑微,早年遇挫,具有迎接挑战的坚强意志,遭到同僚排挤,勇于克服艰难困苦,最终重新赢得权力。这完全是一部充满史家情怀与历史字眼的史诗!

我承认自己的冒险很有些自以为是。根据最新的统计,已经问世的有关戴高乐的著作或文章有1400本(篇)之多,详尽地分析了他漫长一生之中的各个方面。在已刊行的众多戴高乐传记中,佼佼者无疑是让·拉库蒂尔的三卷本作品。在他之前以及之后还有许多类似的传记出版。总而言之,我所要涉足的这片领域有着诸多先行者,而且其中许多人比我更有资格完成这一任务。

不过,这部作品中包含着我对个人的理解与阐述。此外,在1990年戴高乐诞辰100周年时,有关他的性格、家世、教育、军事生涯和家庭生活的大量新的资料被公之于众,但还不曾被以往的戴高乐传记版本采用。我们现在对这位个性充满矛盾的大人物的了解要远远超过几年前。

更重要原因也许是,由于欧洲政治进程在过去几年之中大踏步地前进,人们对戴高乐重燃兴趣之火。这使我有理由写下又一部戴高乐传记——尤其是要用英语、用“盎格鲁-撒克逊人”(戴高乐如此称呼我们)所熟知的词汇写成。

我最初的胆怯之所以能够克服,是因为我在就这项计划进行讨论时得到一批友人和同事的鼓励。非常重要,是菲利普·戴高乐将军给予我热情的支持。此外,迈克尔·帕利耶、罗伊·詹金斯、丹尼斯·林希尔、马克斯·贝洛夫、格拉德温·杰布、尼古拉斯·亨德森和特德·威利斯的鼓励之词会聚在一起,更成为我无法拒绝动笔的动力。我对他们饱含感激之情,若没有他们的鼎立支持,我定会半途而废。

自从开始写作之后,又有更多的人向我伸出援手。我所

接触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主动与我进行联系的人都乐意谈论戴高乐。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戴高乐的逸事，而且急切地想向我讲述。尽管其中的一些不足凭信，还有一些与我以前听到的故事雷同，但这一切足以表明人们对戴高乐的记忆（无论其内容好坏与否）依旧历历在目。

这本书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大量二手资料。同那些与戴高乐相识者的交谈使我受益匪浅，我对此深表感谢。英国方面有索姆斯女士、格拉德温勋爵、贝斯伯勒伯爵、设菲尔德勋爵（罗杰·梅金斯）、沃诺克男爵夫人（伊丽莎白·戴高乐信中提及的“露”）和尼尔·阿舍森（曾在1967年陪同戴高乐访问波兰）。我在此特别提及他们的名字，另外还有许多向我提供帮助，其中一些人是在闲谈中提及一些有用的细节。所有这些人的描述都使我对戴高乐将军的性格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法国方面，我对贝尔纳·特里科、皮埃尔·梅斯默和皮埃尔·勒弗朗深表谢意。他们拨冗与我进行会谈，并把对那位深受他们尊敬与爱戴的伟人的个人感受慷慨相告。当然还要感谢那些我在巴黎生活的三年半时间里所结交的法国朋友，他们会在这本书的许多细节中找到自己做出的贡献。

尽管这些二手资料可靠度很高，我仍然需要做一些调查和考证，有时还要沿着已有线索深入发掘。我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极其宝贵的帮助。伯纳德·史密斯教授帮助我查阅许多书籍，以极高的效率从中采撷大量相关材料。利物浦大学的菲利普·贝尔耐心阅读每一章的手稿，修正其中的多处错误。他对现代英法关系所知甚深，因而给我指出许多被我遗漏的资料来源。我在此至真至诚地表示，没有上述这些人士的帮助，这本书绝不会迎来诞生之日。我为此将送上最诚挚的谢意！

书中涉及许多专业知识，卡弗勋爵和达利奇勋爵麦科尔分别就坦克战以及复杂的医学问题给予我指导；汉普斯特德首席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韦德向我提供弗罗格纳尔时期的大量资料；乔治·鲍尔与我就戴高乐和罗斯福的个人关系进行沟通交流；沃诺克男爵夫人让我阅读她与伊丽莎白·戴高乐在20世纪40年代的来往信件；设菲尔德勋爵努力从个人记忆和档案中搜寻有关戴高乐将军于1943年至1944年在阿尔及尔生活期间的细节，甚至允许我从他在这一时期写给妻子的信中引用文字。索姆斯夫人在“二战”期间与戴高乐将军多次会面；当她的丈夫在20世纪60年代担任英国驻法国大使时，她又多次见到将军。因此，她对这些往事的回忆极为重要。戴高乐将军在晚年曾前往爱尔兰度假，凯里郡《凯里人报》的谢默斯·麦康维尔向我提供有关此事的大量鲜活资料。我对他们深表谢意！

各家图书馆当然都是无比重要的，我曾从中得到极为热情有效的帮助。我在此感谢宾夕法尼亚州斯沃摩尔学院麦凯布图书馆人文学科馆员史蒂文·索沃兹和巴黎的不列颠理事会（教育）新闻官弗朗索瓦·拉丰夫人，此外，还要感谢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牛津的博德连图书馆、阿伯里斯特维斯的威尔士国家图书馆、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学院休·欧文图书馆和科尤的公共档案办公室。

上议院图书馆可谓居功至伟,那里的伊索尔德·维克托里、安妮·凯利(在她因为结婚而离职之前)、西莉亚·亚当斯和帕瑟诺普·沃德在一位好发脾气的作家面前毫无怨言,悉心帮助他穷究资料来源。接下来还要感谢巴黎的夏尔·戴高乐研究所,特别是屡屡给予我热心帮助的布鲁诺·勒鲁先生。

最后,我衷心感谢那些受邀或主动承担阅读定稿任务的人们:迈克尔·帕利泽爵士、威利斯勋爵(现已离世)、戈弗雷·霍奇森和贝尔纳·特里科。这是一件使人畏缩的任务,而他们却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书稿的品质得到大幅度提高。马丁·吉尔伯特非常热心地帮助校对,埃伦·萨姆森和黑尔加·霍顿不知疲倦地为出版该书操劳。如果没有这些专家学者的帮助,最终的结果绝不可能这般完美。至于书中仍然存在的讹误与不足,当然完全由我个人承担。

我愿将此书献给我的妻子,以此感谢她对我的全力支持,特别是她对我在进行首次文学创作尝试时提出的具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没有她的关爱与鼓励,我绝不可能取得今日的成就。

1993年4月

目 录

CONTENTS

作者序

序幕

第1部

童年

- | | |
|-------------|----|
| 1 来自里尔的巴黎男孩 | 9 |
| 2 圣伊伯爵的前进之路 | 17 |

第2部

军人

- | | |
|-----------|----|
| 1 共和国军队 | 25 |
| 2 全面战争 | 31 |
| 3 波兰插曲 | 39 |
| 4 贝当的宠儿 | 47 |
| 5 卷入政治旋涡 | 54 |
| 6 镰割行动 | 62 |
| 7 下一个拿破仑? | 71 |

目 录

CONTENTS

第3部

流亡

- | | |
|---------------|-----|
| 1 创建“自由法国” | 83 |
| 2 非洲之泉 | 93 |
| 3 在与谁交战? | 104 |
| 4 美苏参战 | 115 |
| 5 全线抗战 | 127 |
| 6 地中海风暴 | 138 |
| 7 达朗交易 | 151 |
| 8 从安法到阿尔及尔 | 161 |
| 9 夺取宝座 | 173 |
| 10 等待“霸王行动” | 186 |
| 11 谁为法兰西赢得战争? | 195 |

第4部

英雄

- | | |
|------------|-----|
| 1 巴黎之夏 | 203 |
| 2 政府必须统治 | 214 |
| 3 结束戴高乐的战争 | 224 |

第5部

政治家

- | | |
|------------|-----|
| 1 与和平同来的政治 | 237 |
| 2 失败的赌局 | 246 |

第6部

哲人

- | | |
|------------|-----|
| 1 关于法兰西的思考 | 261 |
| 2 公私生活 | 268 |

第7部

国家元首

- | | |
|--------------|-----|
| 1 将军的再度崛起 | 281 |
| 2 “我理解你们” | 293 |
| 3 阿尔及利亚不属于法国 | 304 |
| 4 新的政治日程 | 314 |
| 5 领导人的生活 | 326 |
| 6 对山姆大叔的折磨 | 330 |
| 7 世界舞台 | 341 |
| 8 五月风暴 | 350 |
| 9 终局 | 359 |
| 尾声 | 369 |

目 录

CONTENTS

序幕 科龙贝

1958年9月14日，一个周日的上午，有那么两个人都在心中感到惴惴不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原本对访问法国就感到紧张，何况他还要前往新任法国总理的私人宅邸做客。在4辆摩托车的引导下，3辆笨重的梅赛德斯—奔驰豪华轿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沿途这些村庄都有得到精心照管的公墓，里面埋葬着死于德国人手中的法国士兵。这一情景使康拉德心中又添了几分不安。法兰西仍然对德国怀有敌意，而那位新总理据说独断专行、咄咄逼人。他在心中暗想，整个出访计划也许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法国总理戴高乐却在为另一个原因而感到担心：德国客人出乎意料地迟到了。他们搞错地方，走到了科龙贝莱贝勒，因而浪费不少宝贵时间。此时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待。问题是，按照戴高乐夫人（她并不情愿邀请德国人到家中做客）严格要求准备好的午餐无疑会被糟蹋。

车队终于抵达目的地。阿登纳所坐的车不得不非常小心地行驶才能穿过狭窄的大门，进入这处标明“私人所有”的庄园。第二辆汽车也同样小心地驶入庄园，接着两扇铁门便紧紧闭合，手持轻型冲锋枪的警卫守卫在那里，再不许他人进入。两辆汽车缓缓驶过车道，停在宅邸前面碎石铺就的空地上。戴高乐正在门廊等候。

阿登纳此时年已82岁，他十分迟缓地钻出汽车。高大的戴高乐将军早已大步迎上前来，与阿登纳热情握手，并用德语致以问候。阿登纳的助手和翻译被一一介绍给将军，接着，阿登纳便被请入宅邸之中。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苍老的阿登纳没有瞧见通向门廊的第二级台阶。他赶紧伸手扶了一下，才使自己没有摔倒在地。

德意志战后和解对于伟大的法兰西而言，并非是最吉利的开端。在这个夏末的晴朗日子，来自马斯的村民们静静地站在公路两旁，惊讶地注视着这些以和平

方式到来的德国人。一些村民并不愿意看到德国人到访，很快便自顾自地走开了。其他村民又观望一阵，其中的大多数平静地返回家中准备丰盛的周日午餐。然而，他们都共同目睹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这是戴高乐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邀请一名政治家（还是一个德国人）前往他的私人宅邸，分享他的个人空间。

科龙贝双教堂村位于法国东部波状起伏的丘陵地区，距离香槟、勃艮第和洛林三地的交汇处很近。如同香槟——阿登省乃至法国的许多村庄一样，这儿的生活富足、快乐。村子的历史悠久。从巴黎通往瑞士巴塞尔的主要公路经过这里。当年，四处寻找财富的冒险家、商人以及难民都会从此地经过。伏尔泰在附近的布莱斯河畔村蛰居13年，躲避路易十五的密探，并借助翻译牛顿的《数学原理》消磨时光。来自巴黎的革命者焚毁了村中的克拉尼亚克修道院，但当地又建起了第二座修道院。退位之前的拿破仑曾在附近指挥部下同布吕歇尔和施瓦岑堡的军队展开决战。德国军队在1870年和1940年两度攻占村子。不过，科龙贝并非独自经历这样的历史事件，其他许多法国村庄也同样拥有一份丰厚的历史。事实上，科龙贝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1970年成为戴高乐主义者的圣地。

阿登纳在很远处便看到矗立在村旁小山上的巨型洛林十字架。这座令人敬畏的纪念碑高约160英尺，重达15005吨，耗费130立方码粉红色花岗岩。它面朝德国方向，闪着阴冷的光芒，似乎预示着未来任何一支侵略军的失败下场。村子位于山下的一块平地上。这里有出售纪念品的小铺子、咖啡馆、饭店以及其他各种与兴旺的旅游业相关的东西。

这一切并未对博伊瑟里产生影响。戴高乐在这所宅邸生活30年之久，最终在此离开人世。它的氛围不同于别处。这里没有如同垃圾的纪念品，没有夸张的纪念碑，没有旅游买卖。尽管带有一个相当大的花园，它依然只是一处普通的住宅，位于村外，远离大路，周围是无边无际的林木和田野。当戴高乐于1933年买下这幢始建于19世纪初的房屋时，它依然保持着原貌。室内的家具数量不多，且质地普通。戴高乐使用的办公桌非常简朴。在他的书房里，最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并非是一排排的书籍或一幅幅照片，而是窗外奥布河谷的迷人景致。图书室与书房紧邻，里面悬挂着他的先祖的一些画像。他特别钟爱其中一幅普通的油画，画面上是正在呐喊的革命军。餐厅也没有任何奢华的装饰，外面的大厅陈列着一些非洲纪念品和几支长矛，大门上方则悬挂着一把双刃剑。简而言之，屋内的陈设是那种外省军人所喜欢的风格，毫无虚饰或不必要的奢侈。这完全是一名士兵的房子；妻子此时也许正坐在那里编织毛活，而士兵则在读书，或摆弄纸牌。这里与戴高乐往日入住过的诸多官邸，特别是爱丽舍宫相比，可谓反差悬殊之至。

戴高乐逝世于1970年11月9日晚间7点25分，距离他的80岁生日仅几天之遥。死亡降临的步伐异常迅速。大约在晚上7点，他正安静地坐在图书室的椅子上。百叶窗刚刚被关上，把11月的寒夜挡在窗外。就在此时，他的下主动脉突然发生破裂，引起腹腔大出血，脊柱随之产生剧烈疼痛。失血导致脑供血不足，再加之刺骨的疼痛，他几乎当即失去知觉。村里的医生为一位病人完成诊断之后立即赶来为将军诊治，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

按照他的遗愿，整个葬礼如同他的居所一般简单。一辆装甲车把棺槨从博伊瑟里运至村子中央的教区教堂“我们的圣母夫人”。葬礼的参加者包括他的家人、他在“自由法国”时期结识的一些老友以及当地村民，遗体被安葬在科龙贝教堂墓地的一处简朴墓穴中。就在科龙贝举行葬礼的同一天，巴黎圣母大教堂举行隆重的安息弥撒，由巴黎红衣大主教按照最为隆重的礼仪进行主持。这已经是最低的要求。

不必担心戴高乐本人会反对这些安排，因为他深知公共人物的生活必须保持庄严和隆重。不过，他一向坚持保守个人生活的隐私，他是否会赞同追隨者在随后进行的纪念活动（尽管他们可能出于善意）却是另外一回事。也许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属于公众，无法像其他老抗德战士一样淡出人们的视线。同别的伟人一样，他的名字也被人们用来支持某些目的可疑的活动。事实上，无论自己是否算公众人物，他都宁愿同那些可疑活动划清界限。他似乎已经预料到关于他的神话的发展，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喜欢如此。被神化和崇拜在表面上看来非常有吸引力，却也会给一个人惹来无尽的麻烦。

许多岁月已经逝去，这种神话的力量已经开始淡化。戴高乐的一生既拥有大恨亦拥有大爱，而化解这两种情感需要时间。1990年，法国政府为庆祝戴高乐百年诞辰而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一件特大号的20世纪40年代无线电复制品陈列在协和广场上，里面传出戴高乐在1940年6月18日用拖长音调诵读的抵抗宣言，那时的法国青年对此表露出明显的冷静态度。这一现象令人感到鼓舞，因为这意味着那些从不知道戴高乐乃何许人也，或那些从未被他的人格魅力影响的人可以摆脱这样的传奇经历的干扰，用历史的、客观的眼光审视他的生活和事业。若事情果真如此，必将大有裨益。当然，即使没有那些沾有谬误的传奇经历的烘托，这位伟人依然可以当之无愧地在历史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

戴高乐将军是19世纪法国北方社会的典型人物：严于律己，信奉天主教，拥护君主制和民族主义。他在后来回忆，童年时代给自己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法兰西的不幸经历，法兰西的虚弱与失误、在法绍达对英国人的退让、德雷福斯

事件、法兰西的社会冲突和宗教矛盾。戴高乐家族在上流社会并无优势可言。因而使他和父亲与许多良机无缘。在有限的几个机会之中，戴高乐决定选择从军。他在此后的作为、他对议会政治的厌恶、他对法兰西充满浪漫色彩的畅想、他在政府作用上秉持的威权主义观点、他对超国家主义的不信任，甚至他经常使用军营语言，莫不来源于这个决定。

在50岁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戴高乐是一名职业军人。他是不是一名好的士兵？过人的聪慧及其一贯的自信是否使他具备一名军事领导人所需的素质？由个人主义导致的不遵守纪律能否与管理一支现代化军队的要求相适应？这些问题都有待人们讨论。不过，无可置疑的是，如果在1940年6月他搭载前往英国的飞机坠入大海，他的一生将只不过是法国军队漫长历史中的一个小小脚注。他无疑会被人们记住，但只是作为一名曾提出某些有趣见解的优秀参谋。时年49岁的他只不过是一名在参谋部供职、很少带兵的准将。

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成就是为法兰西挽回颜面。由他指挥的法国军队对战争进程只发挥辅助作用——无论有无法国军队的支援，西方盟军和苏联红军都会在欧洲战场赢得胜利；远东战场则完全是美国和大英帝国的天下。曾有法国人士建议戴高乐像波兰人、捷克人、荷兰人和比利时人一样建立一支听从英国指挥的军队，却遭到他的严词拒绝。戴高乐坚持认为法兰西并未亡国，有权继续进行战斗，他的固执往往强烈到令人恼火的地步。然而，他的努力或多或少取得成功：法国减轻了由于1940年溃败而招致的蔑视，并在战争结束之后跻身五大国之列。

在辉煌生涯的最后阶段（1958年之后），戴高乐依然取得显赫的政治成就。他在68岁时统治法国，使国家免于陷入内战，并缔造一部新的宪法（从大革命以来，只有第三共和国的宪法使用期限长于这部宪法）。此外，他领导之下的法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由此带来的荣耀是此前十年的任何一位法国元首所不可想象的。

戴高乐时代之后的法国重新燃起对新欧洲的热情，融入欧共体之路已经无可逆转。蓬皮杜、吉斯卡尔·德斯坦、密特朗，所有这些戴高乐的继任者（即使是戴高乐主义者）都支持欧洲的一体化。他们赞同戴高乐的对手们所持的观点：未来遏制德国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一个欧洲超国家共同体将其纳入合作进程之中。戴高乐本人却始终反对这一观点。戴高乐主义者主张建立“各国的欧洲”，谋求由法国通过高明的政治和外交手腕控制德国，而这完全是19世纪欧洲旧式外交的遗物，德国在1990年的统一最终证明它是完全错误的。人们在当前的看法是：如果

想让复兴的德国（特别是它的统一进程完全结束之后）从经济和政治上控制欧洲，就让它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松散联盟中施展拳脚。

戴高乐在1940年挽救了法国的荣誉，又在1958年挽救了法国自身。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却是：他过世之后的法国仅仅在一体化的欧洲充当一名合作伙伴，却无力在一个更为松散的欧洲架构中对抗德意志。如果戴高乐想在欧洲找到一个同样对超国家体制持有本能怀疑态度的强国作为奥援，这个国家就是英国。然而，法绍达的印记在他的头脑中过于深刻，长期郁积的痛苦和个人的敌意使他无法与那个国家捐弃前嫌。

最终的结果或许是戴高乐在这场争论中遭遇失败。但是，他倡导的民族主义依然不乏支持者。在1992年9月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举行的法国全民公决中，拥护者与反对者的数量非常相近；1993年，亲欧洲的法国社会党人在议会大选中遭遇失败。这些事例能证明：如果法兰西不存在，这场争论不会存在；如果没有戴高乐，法兰西就不会存在。尽管强烈程度不同，有时或许是受到经济环境的左右，他的继任者们感到自己的家园是欧洲的法兰西。戴高乐却始终坚信，无论身处何种环境，他的家园就是科龙贝——法兰西的科龙贝。法国的后世也许还会涌现如同戴高乐一般的伟人，但论及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论及政治技巧和坚定意志，夏尔·戴高乐可以无可置疑地被誉为“法兰西最后一位伟人”。

第1部

童年



